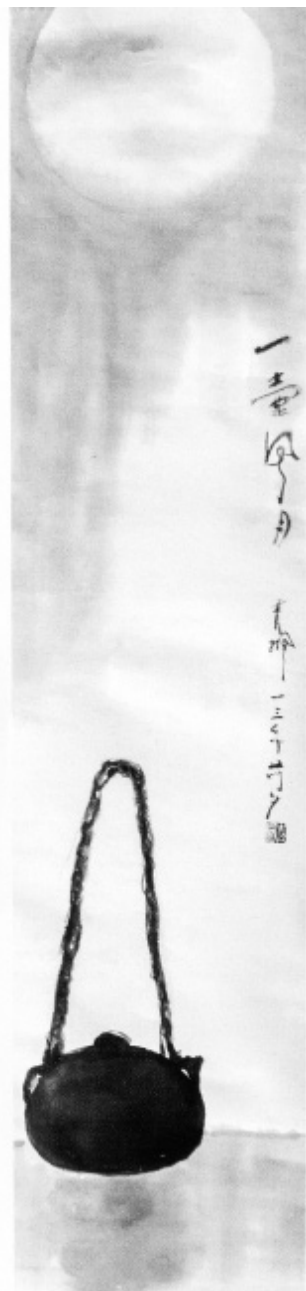


上
篇

紅 塵 問 道



如何是
紅塵裏的修行？
一壺風月
喝茶吧！



牌照與貪官

香港「開埠」，英人急不及待要做的事是甚麼？——娼妓合法化。

一八四一年「開埠」，一八四六年政府已發出「妓寨牌照」，即是「如要賣淫，先得納稅」。不但開「寨」者要交錢，做「壓寨夫人」同樣要付款，其理由是為了加強公共衛生，歡場女子要定時作身體檢查，後來更開設性病醫院。其實，這種「神女生涯」總是「明來暗去」的，雖然政府立例管制，但暗娼仍然大行其道。百年來有哪一天停止過？

有一句用上百年的廣東俗語，十分傳神，喚作「有錢使得鬼推磨」。「錢作怪！」這無論是華人還是洋人，也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名流高官。一八五〇年代，時任政府「撫華道」（兼任總登記官，相等於後來的華民政務司，亦等同今天的民政事務局局长。）的高和爾，他不僅在登記上上下下其手，居然還大膽妄為地開起



妓寨來，他娶了一名華籍妓女作妻子，然後由該女子出面處理「妓寨業務」。結果呢？太過的招搖，政府不得不將這大貪官繩之以法。其實，他也是得到時任香港總督寶靈的包庇。

「妓寨要領牌，娼妓合法化」，對於英廷面子也不好過，於是找來一個藉口：「祖家本土對娼妓尚未合法化，作為殖民地的怎麼搶先行頭？」一聲取締，從此娼妓。先於一九三一年禁止洋婦操「迎送生涯」；華籍妓女由於人數眾多，要一下子禁絕談何容易，於是有個三幾年的寬限期，到一九三五年才作「最後截止」。這也不過是「表面文章」罷了，這些事兒如何能禁絕？

當年香港有三大「繁榮娼盛」之地，一是最早期的灣仔春園街，包括旁側的三板街。這裏的妓寨華洋雜處，此地亦被俗稱為「大冧巴」，——因於梯間旁都顯著地寫上大大個門牌號碼。——咦，這種以資識別的做法「似曾相識」，上世紀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吧，在紅燈區裏有些梯間門口亮起紅的、黃的光管，「老馬」自然「識途」。

當年除了港島灣仔春園街這「大冧巴」外，隨後發展的西環石塘咀的「塘西

最少有一半土地是填海得來。

春園街旁側有條長不過百餘米的街道，名為「三板街」（「三板」與「舢舨」同音），是連成一氣的「煙花地」。為何此處稱為「三板街」？以我的推測，它可能是當年舢舨泊岸的灣角位——春園街既是碼頭，則這一帶就是岸邊了。

風月」、九龍油麻地的「麻球花園」，更是惹人注目的尋歡之地。

這些既是花天酒地的地方，必然也會促使其他一些行業的興旺，特別是茶樓、酒館，所以，這些地方一有甚麼「風吹草動」，必然會影響不少人的生計。

有關這些，且容我另文再談。

春園街本身就是一頁可堪記述的百年發展史，它不僅充滿「灣仔特色」，更可以說是香港的民生縮影，值得以獨立篇章記述一下。

百年前，春園街就是一條「碼頭街」，洋人也多從這裏上上落落。所以這小區域一開始便頗為熱鬧，「春園」兩字，多少也與此有關。人多繁盛之地，也自然「春色無邊」，所以早期的春園街是「群鶯亂舞」。百多年前，這裏還未作大規模填海，春園街真正的「街長」也不及現在的一半，此等現象也正是整個香港的現象，港島

◇ 大冧巴 ◇

百年前春園街，俗稱「大冧巴」。



◇ 春園街 ◇

今天的春園街面貌，新舊建築交替。



下
篇

百載流轉

文：莎千浪（陳青楓）
圖：董培新



百花齊放

上一世紀香港的出版業很喜歡為小說加入插圖，做成大量插圖畫家的湧現，常年的報張雜誌可能為了美觀，或者需要增強讀者的想象力，在書籍中的插圖可能會同讀者心目中的景象、形象有所吻合，從而加強了閱讀的樂趣，那時候在報章雜誌上從事插圖工作的職業畫家差不多有十個以上，好像高寶、丁岡、綠雲、余丹青、黃鳳籥、王司馬、伍里甫、關山美、黃明、詹秋風、鄭家鎮、麥正及在下等等……很有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的熱鬧。

董培新

幾點說明

◆ 當年應邀在一份報章上每天寫兩篇稿，同一版面而有兩個相同的筆名，不太好，於是仍以陳青楓這筆名寫雜文，另一篇小說則用上「莎千浪」。故，本篇裏的那個「阿浪」，即是在下。

◆ 這篇聊天式小說，人物的名稱「突然」的出現，可能令你「一頭霧水」。其實本文是我另一篇小說的續寫，角色也就延用了。

◆ 當年在報上連載的「香港百年風月變遷」，編輯邀請到董培新為我插圖。董兄的插畫真正用得上「認真」兩字。他後來告訴我：「每天收到編輯傳來你的稿件，我第一時間閱讀，我喜歡看這類掌故也！」難怪他繪畫得這麼傳神。

人的尊嚴

好多人話，香港地「笑貧不笑娼」。我睇，不是，娼仍然會笑，不過笑的是「貧娼」。我就聽到這樣的話：「人做雞，你做雞，人地穿金戴銀、身光頸靚，點解你咁烏歪！」

原來那是「貧雞」一隻！

人性就是這樣，你等於見到一些儼然大亨的大賊，也會肅然起敬，對偷十元八塊的道友看不起。

我與域陀曾經行過廟街，是人約黃昏後的時分，我倆東張西望，獵奇者多，但這麼一副東張西望的樣子，那些坐在樓梯口的阿嬾、大姑，佢地會問吓：「要大姑娘呀？五、六條嘢有交易，青春玉女呀！」

你千祈唔好搭嘴，否則出手拉客都有之，我與域陀急急腳行去路中心。



「五、六十元，還會是青春玉女？」域陀曰：「如今食餐較像樣晚飯，都要五、六十元啦！」

「算是六十元吧！七除八扣，你估剩番幾多？我睇到妓女手上會是二十元左右。」我仔細思量一下，二十元出賣一次人的尊嚴，這人的尊嚴真不知放在哪裏。不過，你細數一下，如果一天接客十五次，一天便有三百元，一個月下來，七、八千元是可以賺到。但又為何會一貧如洗？

我曾經問「編劇強」，佢曰：「好多妓女心身被摧殘，本身亦要找發洩，譬如養哥仔，有些又爛賭，養仔兼爛賭，真係冇救了！但你想吓佢地平時任人糟質，那就好自然尋找另一種刺激！」

編劇強同幾位演員為了拍好《廟街皇后》，親自到廟街去同佢地打交道，甚至入到內邊大家傾偈。有人同自己講心事，這些最低下層的不見得光的可憐女子，不知幾咁歡喜。佢地煲糖水招待，佢地見你肯用她們的碗碗碟碟，吃她們的糖水，那就當正「自己友」了。人與人之間，多些同情，多些溫暖，不是更好？



三代可憐人

不是電影鏡頭，是真實場面：

有晚，我飲宴散席後，獨個兒行走，離酒家不遠處是一家也不知是甚麼式的夜總會，記不起是中式、日式，還是法式，門口對面有一個中年婦女站着，呆呆地望着那夜總會。此情此景我印象深刻，事關赴宴之時也見到這婦人是如此一副情態站着，現在呢？三個鐘頭過去了，夜深了，她仍然站在那裏，仍然喃喃自語，仍然呆呆地看着。

就在我想繼續前行之時，見那不知甚麼式的「夜總會」走下兩個「小女子」——真小，看她們即使是濃粧艷抹，也不過是十七歲左右罷！「阿紅——」那婦人開聲了，她走到這兩個「小女子」跟前，「阿紅，阿女呀，你同我返去啦！」

其中一個大抵就是阿紅吧！



「我話你知——」那個阿紅說：「你唔好再來煩我！冚家富貴，你再來煩我，我唔×畀面你㗎！」

「阿女，都係我唔好，我已經完全冇做啦，我唔想你走我條路呀！」

「你老母，你做唔做關我×事，我也嘢走你條路？你講嘢呀？你演文藝片呀？」

「阿女——」

「你唔好阿女阿女叫得咁親熱，你有當我係女咩？冚家富貴，你攬住條佬個陣，會記得有個女咩……」

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！那個叫阿紅的「小女子」走了，那個站在街邊，呆呆地等幾小時的婦人，等到的是一番奚落。

沒有熱鬧看了，人也漸漸散去，我聽到那婦人又自言自語：「唔知前世做過乜陰騷事，老母做女，我做女，如今個女又做埋……」

是三代可憐人？如果沒有真的聽到看到，還以為《廟街皇后》部片是講古，事實上，真是有三代歡場女這樣的事呀。

